世界小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廿六號 星期三 乙丑年七月初八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九十一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一點至六點

周福珊 胡黑燈 陸紅芳 劉長寶 李雅仙 馬永利 劉春林 徐月樓 陸紅芳 吳品仙 朱友奎 袁奎官 王蘭卿 蓋春來 單德元 張紫珊 邱德成 張連生 佟春廷 李雅仙 劉長寶 馬永利 鄭笑鈴

白玉福 滑油山　全本五龍鎖　金山寺　全本大名府

夜戲七點半至十二點

陸紅芳 周福珊 胡黑燈 劉長寶 蓋春來 李雅仙 朱友奎 張連生 張紫珊 王蘭卿 邱德成 徐月樓 高榮祥 張信云 劉長寶 袁奎官 單德元 佟春廷 劉春林 馬永利 牛海山

黃倩 武文 全本 四進士 殺…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廿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映[illegible]▷

大部連台偵探長片 三梯黨 廿二本 廿三本 廿四本

笑社男子趣劇

趙洪蔣顧 警似倩劍 民魂紅秋 宋掌 輕一 吳笑 一 姚民 劉天笑 陳別兒 童呆 朱䵷秋

日演 在紹興文戲場 五點半至七點半 活無常

夜演 在四層樓平臺 八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雙珠鳳 三本

四明文戲

一點至五點 小菊花 莊雲表 王翠鳳 應仁貴 小陳阿桂 寶高 小金花 胡菊生　賭花鞋 二月八 賣肉計 和合橋

六點至十點半 小菊花 應仁貴 王翠鳳 夏記榮 小金花 莊阿表 陳高 小寶桂 胡菊生 應仁貴　採木香 張家府 洋錫球 捉五通

三層樓小戲台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王培根 王大狗 黃雲泉 金才 莊和尚 卞榮生 劉

日演 泰 三本 雪 四本 梅 珍 夜演 珠 九本 塔 十本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中西戲法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黃兆熊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二點至三點 三點至四點 七點至八點 九點至十點 四點至五點 五點至十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九點至 五點至六點

遊龍傳 笑中緣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 見娘 時事 蘇灘

二層樓雜耍台

沈易書

翠芳會唱 五點至六點 十一點半至十二點一刻四十分

楊香妃 高美雲 筱翠寶 孫菊仙 劉月紅

六點半至十點 六十分至十一點四十二分

南方拉戲 京調小曲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中西幻術

一點至五點半 陳阿東 胡雪山 沈金生 徐三寶 趙鴻生 丁少蘭 丁婉娥 老雄雞 陸和永 李君甫

七點至十一點 于少卿 徐鴻生 陳阿東 丁婉娥 丁少蘭 趙三寶 胡雪山 沈金生 小愛珍 夜 全本前後 珠衫記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四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四川路北西一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電話中央四一四一八九

一應電器材料營業照常起今日行舊址銀行業鹽（

本公司謹啟

世界報（早報晚報）

[illegible]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一元七角半年九角每月一角四分 晚報全年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每月二角 每月連郵費 ……

姚民哀說部（可請得郵票二角書種）

[illegible]

愛華社

新編上海 愛華社（交際明星）

CP女士

[illegible]

活釘 姨太太

日戲 一點至五點

（節目）別家 訛友 怒駡 謀夫 起程 引見 計陷 進讒 母斃 活釘 惡果 幽禁 控主

（劇中人）楊國太 楊太 小四娘 王師 鄭明 潘師 旗方 駱孫 駱金 婢夥 差人 泉台

（扮演者）明珠 玉峯 一蘭 雲珠 蝶南 月梅 蕙芬 楨增 玉英 小梅 鳳翔 龍弟 賽文 春俠 水月 玉英 稚生 金奎

合浦珠還

夜戲 八點至十一點

（節目）喪母 投親 別居 遇盜 逼娼 陷害 代審 相驗 戲主 入院 屈招 重圓 進讒 哄女 交卷

（劇中人）杜純 杜氏 柳珠 浦鳳 杜蘭 僕母 強兒 老盜 鴇奴 妓女 知縣 何人 差作 濟府 泉作

（扮演者）金奎 蝶梅 文英 鳳翔 桐影 玉峯 蕙芬 明珠 蘭珍 月梅 蝶南 雲俠 春嘻 一笑 桂生 社員 玉英 楨增 水月

紹興文戲

日一點半至五點半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 夏明 俞蓮 王慶 金伯 雪祿 芳佩 沈卿 謝碧 尹霞 金碧 白雲 張玉財 趙榮林 蔡德雪 金連雅 俞寶堂 高竹田 高秀法 金紅法 秋言毫

日演本 白玉帶　夜演 雙金花園

屋頂花園 飲冰室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於三層樓闢地精製冷飲採種廣和屈臣氏正上等諸汽水以備顧君子廣招惠乎食物務臨之合更暢待衛極生當位到籠披面其座福世誠寬波清辱之凇忘界避涼襟曹皆不信地也暑之盡一謂予試

大部連台偵探長片 三梯黨

共計三十大本 ◎◎…◎◎…◎◎◀書▶◀明▶◀說▶◎◎…◎◎…◎◎

[illegible]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四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北京輿論報大擴充

▲宗旨正大 ▲消息靈確 ▲內容最富 ▲取價極廉

本報出版有年、銷行最廣、價值如何、有目共覩、向來日出一張半、自十四年九月一日起、改爲兩大張、擴充篇幅、增益資料、開闢社會相期之厚、文藝版、附於第二張、分合隨便、所載文藝、除原有樊山佩青寒雲疑始小隱次公南野天平洪漁慧劍諸君著作外、更博諮海內名家執筆、每日祗售大洋二分八厘、每月大洋捌角、全年大洋捌元、外埠外洋、郵費照加、　又本報千號紀念增刊、每份六張半、載有銅版六十幅、名家著作五十首、海內外見者、皆稱爲空前鉅觀、現尚存有一百份、欲得者、寄郵票十一分至本社可也、

（社址）北京宣外香爐營二條　（電話）南局四二五二　（電報）掛號一〇一〇

定于一　丹翁

吳秀才大談時事、叫做什麼『定于一』、這可奇怪極哉、還是定于王一堂、還是定于張一氣、還是定于浙江的沈定一呢、照路透電看起來、啥個七省不足、要添成九省、又啥個吳不信任蕭、要換陳嘉謨、像這些子、豈但不一、直不能定了、有人道、吳秀才現在、或者不願意打仗了、所以才效孟子的口吻、因爲不嗜殺人者、才能言呢、我聽了笑道、不、大約還非打仗不可、原來定一不壞、單單壞在中間這個『于』字、俗說這種于、是干戈于、換句話顛倒說、老實就是一定干戈的了啊、

歌場偶記　（民新）

桑園寄子一劇、老生與青衣、唱作並重、又須以兩娃娃生配之、若無勢均力敵、功候勻稱諸角演之、不易討好、事實乃趙石勒作亂、鄧伯道棄子攜侄逃難、按此戲、原取材於晉書、唯無弟媳救子、一家團敍事、天道無知、偏使仁人無後、至今猶令人[illegible]之、然伯道棄子、亦非愛侄而不及子、不過以兄弟早亡、祇此遺孤、攜兒不能顧侄、顧侄不能攜兒、勢難兩全、莫若舍兒撫侄、以全手足之義、且鄧門亦不絕嗣、此係異擊友愛之情、原無絲毫人欲、攙雜其間、即使不有弟媳救子一段、在伯道想當亦無恨、乃近世風俗澆薄、人心不古、兄弟之間、往往視同寇讎、其視子侄、更如目中釘相似、恨不除之方快、究其原因、無非爲家產關係、遂使人倫沮喪、至於此極、試與此劇之伯道相較、直判雲泥、吾不知一般人目中得見斯劇、其心中作何感想、

情天網絲錄　范菊高述

幸虧被我揭破、否則你們倆早已鴻飛冥冥、我的哥哥、聲名狼藉了、現在也沒有別的話、只要你到區裏去』、劍魂从帳內望出去、看見有三四個短衣人、在那裏磨拳擦掌、助長男子的威、劍魂[illegible]想起來、又被[illegible]女子哭着拉住[illegible]放、劍魂知道上了伊們的當、[illegible]了一口氣、不[illegible]蘭秋之言、在此出醜、眼看着要吃虧了、這時候[illegible]門外又進來一個人、把手向那男子一揚、冷笑一聲道、『呀、原來又是你的勾當、我上次對你說、下次別再揭在我的手裏』、你們怎麼不掙氣、眼珠好似瞎了、走頭無路、兀的擠在我的手裏、現在你待怎樣、可知火車站上的照片、還好好的掛在那兒呢』、劍魂聽得這聲音很熟、拉開帳門一望、却是華蘭秋、便喜着从床上跳下來、

西湖憶舊錄　泰來

西泠印社、爲武陵文人所組織、捐產修建、遂漸添設、今已蔚然大觀矣、其中鑿山爲池、架石成橋、山壁間多刻名人墨跡、鉤摹先賢遺像、安吉吳昌碩、南海康長素、曾農髯、鄭孝胥等等、皆留書畫、鑴泐其上、佈置適不濃不淡、陳設多古色古香、曲折深邃、殆疑別有洞天也、岳王坟、前年經前逃督盧公子嘉、倡重修、廟貌煥然一新、忠容兩代、頑鉄四堆、令人頓起無窮感想、無怪古人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鉄無辜鑄佞臣）之句、固膾炙人口矣、余每過其墟、必憶及古人詠檜詩云、恨不門前多栽檜、一度秋風斬一回、喜其淋漓痛快、可警奸邪、廟中偶[illegible]鮮次懸掛、頗壯觀瞻、尤見奇者、於堦下精忠古[illegible]高接雲霄、間有與岩石化合、其質似石、而紋[illegible]宅無斜曲、留心物理者、盍往觀焉、

夏令衛生一撮　伯超

暑熱蒸人、臥不安枕、宜移宿露天、既覺風涼、又透空氣、用溫水洗浴、不如用冷水、用冷水、尤不及用天落水、當候大雨傾盆之際、赤身植立露天、靜候冲刷、即無異一具天然大蓮蓬噴水器、周身暢適、愉快無倫、而且水質澄清、絕無絲毫雜質、誠爲絕妙之一種天然浴、赤膊固不雅觀、內僅御汗衫、亦非正式衛生之道、宜著棉衣、以防暑氣侵體、及毒虫等之噬嚙、

入鄉碧　蘇龍

碧波在六月廿五日、接到了一封蘇州來信、拆開一看、却是范氏兄弟、約於翌日到滬、請他在火車站上等候、碧波到了廿六清早、就在北站伺候、鐘鳴十二下、所候的人晤向了、碧波就實授司導官兼侍從文、官職份、走馬上任、范氏兄弟、勾留了四天、他足足陪伴了九十六個鐘頭、已辛苦得很、不料初一日、范氏兄弟回蘇州、依舊要碧波送到車站、碧波沒法、只得再送到北站、到了目的地、小范買了三張票、向碧波道、一起去罷、票也買了、碧波大驚失色、莫知所措、定了定神道、我不能同去、上海還有許多事要辦、小范冷笑道『那是不能、票已買了、你不肯去、請你把票去退還』、碧波聽了、無言以對、只好同上火車、風馳電驚、同返蘇州、再不料足智多謀的徐茂功、却被范高頭范毛毛弟兄倆、生生的把他綁票綁了去、直至現在、尚死活不知哩、

文苑閒話　洪滌水

一文必有一文之意、由此意乃發出全文、如待漏院閱江樓[illegible]、僅得一思字耳、而能發出一篇酣暢淋漓、洋洋[illegible]之文、名家作手、自異凡庸、[illegible]於二記之稱揭得體、不屈不[illegible]、猶其餘事、

而曰我不信有鬼神、以目中未嘗見有鬼神故也、然試問一己主腦之靈根、主宰一切之動作者、能自見否、不能自見、是而亦以爲不信、則一己不可以成人、根本不能明瞭、是直妄人而已、東方儒釋道三教、皆主生有自來之說、儒家天命之謂性一語、尤爲開門見山、釋道家雖千言萬語、尚未有如此之簡捷明白者、顧凡神教家歸于一眞之說、亦即儒釋道之受命于天、歸眞於天之理、故五教之學說、實同源也、眞者何、性天也、歸者何、以我之靈性、而返還原眞也、率性之謂道也、如何而可返可率、則非修不可、修道之謂教也、人但知釋道家之教人成仙成佛、不知儒家之教人返歸於性天者、亦同此理、惟儒家祇言、人道、故其極曰成聖耳、今人之所謂迷信者、祇鬼道一方而言、卽子不語之怪力亂神是也、（亂神兩字側解、約卽邪神之謂也）、若吾之所謂神者、聖而不可知之爲神之神是也、（閑生）

五十自述記　最新丑表功

小熱昏　（超伯）

中華民國之總統、有合法與非法之別、中華民國之國民、亦有非法與合法之分、與正室結合產生者、是爲合法國民、非正式與人苟合產生者、是爲非法國民、依此類推、則非法之總統、亦當作如是觀、

海外奇談　玲玲

英倫科學家有云、考察不論天色陰晴何如、若能用鋼絲放紙鳶、高至一千尺以上、卽可引導電氣下[illegible]而落、另以銅絲一端通地、一端與鳶絲接近、卽見火星頻[illegible]而過、紙鳶愈高、火星愈猛、驟至擊死人畜、若遇雷雨交加之際、尤爲凶險事、

昔日女輕男重、今日則女重男輕、試一觀美術照片、或檯特兒畫片等品、無一非女子之攝影、而男子不與也、是可見女子値價、

近又有九省聯盟及十一省聯盟之說、余謂不如十八省聯盟、南北聯盟、或逕五族聯盟、蓋果如是、則南北乃賴之可統一、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illegible]山水花鳥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illegible]事相切、[illegible]去、因貧不聊生、經[illegible]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册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倬　吳昌碩　俾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覺交白[illegible]路四號大源[illegible]公司內杜[illegible]和或逕寄[illegible]城內[illegible]北[illegible]首杜寓[illegible]明由本報介紹

章風子　锋友

讀者注意、我所謂章風子者、非章瘋子也、章瘋子披病衫、章風子則否、章瘋子爲章風子之『吾兄太炎』、章風子則章瘋子之『吾弟行嚴』也、人之所以稱太炎爲「章瘋子」者、其爲惡義的、訕笑與謾罵並施、殆無容疑、我以敢以「章風子」三字、進於孤桐主筆（甲寅雜志）、秋桐總長（教育）老先生、則純屬善意的恭唯、其動機至不同也、

我曷必若是恭唯章先生乎、蓋先生開口『風化』、閉口『風化』、若寢食便溺不忘『風化』二字者、吾人若不表彰章先生此種苦心、豈不埋歿名教功臣乎、表彰之道、則惟有取『風化』二字、尊爲先生之大號而已矣、但『風化』二字不順口、『風化子』又嫌累贅、『化子』則早爲乞丐所佔有、故不得不稱章先生爲『風子』、蓋從乃兄『瘋子』例、必如是、使人望而知爲賢昆玉焉、

讀者有疑我「開口風化閉口風化」之言者乎、請讀章先生創設編譯館之呈文、編譯館、固與風化無關、而章先生呈文中之主語、闌入『維風化』之句、足見其念念不忘『風化』矣、卽强迫解散女師大、不卽尤美專恢復等等、大約亦都爲『整頓風化』關係、故尊之曰『章風子』、誰曰不宜、

編輯完了

人若能用一種食物、其營養力、可以補每夜不睡之疲勞、使我一生多活數十歲、可惜從未有人發明過、其實這種癡想、萬難見之事實、祇要抽些遊醼徵逐的工夫出來、做些正當事業、便非虛度此生、試問國民、在民國未成立前、辛苦建造、爲着何來、民國既成立後、辛若維持、爲着何來、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今吾民自身、尚未堅固、又何怪國家之不安、奸人之乘機竊據而操縱耶、

遊清感賦　龍溥霖

漠漠輕雲鎖[illegible]、[illegible]人星散殿生塵、子嬰今已爲臣[illegible]、滿目江山異舊春、

揭竿呼嘯覺亡[illegible]、[illegible]海共和日月新、一代興亡閱[illegible]、故宮春冷艸如茵、

玉闕嵯峨尚儼[illegible]、[illegible]華一去渺如烟、銷沈王氣終三[illegible]、長白山頭泣杜鵑、

養性齋頭柳色新、[illegible]宮寂寂燕來頻、金床玉几無人[illegible]、惆悵弦歌迹已陳、（養性齋[illegible]致安殿西、曾爲溥儀英文專修處、）

鑄展玉座尚如前、正大光明字煥然、萬民齊上瞻頭[illegible]、咫尺天威憶昔年、

南書房接懋勤殿、曾是詞臣舊直廬、獻納論思人寂寞、琳瑯猶剩壘[illegible]書、

萬春亭畔牡丹[illegible]、不見搖搖翠翠來、一角繁華誰管領、禁鐘沈寂夕陽頹、（萬春亭與絳雪軒、接壤於御花園、清隆裕后、曾以此作憩息之所、亭畔植牡丹多本、開時極繁盛）

虛亭晝靜鎖春光、亭外池波澹夕陽、游客也知轉市[illegible]、危欄閒倚說興亡、（浮碧亭跨池上、西與澄瑞亭相對、皆隸屬於御花園、）

名著成功談　金周智

海上說夢人之歇浦潮、竟是拆白黨供狀、凡有志加入上海、拆白團體者、不可不先讀此書、許廑父之十年怪狀、說些廣西省一部份的經驗、若、和我佛山人的、十年怪現狀比較、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但是許定這個名稱、居心不良、唉、李涵秋之廣陵潮、名實相符、全說揚州的事、可惜他一生心血、全在此書之內、看了他這一部未完的廣陵潮、凡是李著的其餘東西、都不必看了、

越行小記　碎佛

一聲去也、二如牛如虎之與夫、加我于肩、施施然行矣、我思滬瀆、心乎悵惘、欲不迴顧、則心又不自安、不得已行心之所安、竟回頭一望、噫、視綫爲橋背所阻、百無一見、不得不嘆古人造物之巧、孟先嘅幾千百年下、有我一人、欲回視而又不欲回視也、如此得兩全之、可謂譎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余比隣ws女校之學生、方夾書來受課、遠而望之雪衫玄裙、儼然伊人、昔而接之、則大失望、如雲云乎哉、

曉日曈曈、人影厩亂、諸繁市中、方熙往攘來、栗鹿如不可終日、設執而詢之、子果何爲哉、必將瞠目期期不能對、卽有所對、亦繁瑣不能得要領、由是知人生受自然之支配、如傀儡之引于提線、不特旁人不可知、卽己身亦不解、雖然、彼操蹤人生者、設反躬自問、果何爲哉、恐亦必啞然自喪、茫然失措、則安知彼人之後、不更有如彼之施于人者施于彼也、可慨也乎、

王昭君詩

▲王昭君　唐　東方虬

漢道方全盛、朝廷足武臣、何須薄命妾、辛苦事和親、掩淚辭丹鳳、銜悲向白龍、單於浪驚喜、無復舊時容、胡地無花草、春來不似春、自然衣帶緩、非是爲腰身、

▲明妃曲　唐　儲光羲

日暮驚沙亂雪飛、傍人相勸易羅衣、強來前帳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

▲王昭君二首（一作昭君怨）　唐　李白（太白）

漢家秦地月、流影照（一作送）明妃、一上玉關道、天涯去不歸、漢月還從東海（一作方）出、明妃西嫁無來日、燕支長寒雪作花、娥眉憔悴沒胡沙、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塚使人嗟、

▲昭君詞　梁　簡文帝

玉豔光瑤質、金鈿婉黛紅、一去蒲萄觀、長別披香宮、秋檐照漢月、愁帳入胡風、妙工偏見詆、無由情恨通、

▲昭君詞　陳　陳昭

跨鞍今永訣、垂淚別親賓、漢地隨行盡、胡關逐望新、交河擁塞霧、隴日暗沙塵、惟有孤明月、猶能送遠人、

▲詠懷古跡　唐　杜甫（子美）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李子德云、只敍明妃、始終無一語涉議論、而意無不包、後來諸家、總不能及、錄杜詩鏡銓）、

□一寸相思一寸灰　朱[illegible]

我見了伊那般明眸皓齒的麗質、嬌豔爛熳的憨態、就像心底下發出一種純潔的愛來、後來接談既多、知伊不但蘭質蕙姿、并且還具咏絮清才、織綿針巧、我那時正久處厄運、揶揄有鬼、伊却不同流俗一般、忽的垂青起來、并且對於我排遣牢愁的文字、常下一種合意的評論和贊美、我不禁從愛中又生出傾佩和感激的兩種觀念、一縷情絲、早像作繭春蠶、緊緊把身心縛着、那知到現在裘葛纔周、早已花月殘蝕、勢利的家庭、萬惡的金錢、和淒風慘雨一般、把我心中萌着的戀愛之花、生生摧盡、現在天各一方、魚雁難通、不知別來伊人的景況、究竟怎樣、雖然夜來頻夢着伊、但伊那慘默寡歡的狀態、料來伊也日就憔悴罷、我忖到這裏、心中斗覺酸溜溜的、含着的淚珠、早簌簌地直淌下來、愁人更值傷心天、模糊的淚眼、望那園中的花木、都雨珠亂拋、好似爲我倍下傷心之淚、那裏再站立得住、祇得嘆了口氣、仍向那孤零凄涼的床上躺下、正是『悲緒紛紜撥不開、恨無紅葉作良媒、橫波流淚還成血、一寸相思一寸灰』

恨水　寸鐵

五卅慘案發生以後、國人愛國熱度、與日俱增、或謂因天時酷熱、而血液亦因之沸熱、未免過謔、但轉

慈善、賭錢事也、而某名流乃因此成爲面團團之富家翁、所謂盜亦有道歟、

歷來辦市政者、喜折修建築物、蓋舊料既可賣錢、人工又可開支花賬、眞屬一舉兩得、何樂不爲、

章士釗在甲寅雜誌內作時評、每期必覓一二私人恭維之、其不恭維者可知矣、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內閧、不足悲、研究系之冷笑、則令人悚然、

西游記裏的沙僧、胸前掛着一串骷髏、今時將軍所佩之寶星、何異乎此、

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語至屬、今固以殺人爲統一妙法也、

瞬秋涼即屆、深望各愛國志士熱血、幸勿隨天時爲轉移、仍蹈涼血動物之譏、

萸菊來滬雜碎　南北心人

萸菊者、吳門范氏弟仲佩萸菊高也、至滬之次日、余訪之於旅舍、得盡兩日之歡、瑣碎之事、有足記者、爰以名吾篇、

佩萸近患胃疾、憔悴甚、較初見時益覺沈默、然精神殊佳、著作之興、亦復不衰、殆性近文字者、卽處然困病、而文章則日見其工、所謂不祥之物者非歟、

星期日、余邀萸菊及碧波在共舞臺聽歌、民哀後至、座無隙地、祇得蝸居一隅、惟病短視、深苦不得飽餐呂美玉秀色、事後反評我爲美迷、不亦寃哉、

是夕民哀卽宴萸菊於倚虹樓、席間所談、多滬地沿革掌故、民哀博聞多識、滔滔不竭、蛛絲馬跡、頗耐人尋味、不特萸菊[illegible]息移神、卽吾與碧波、旅滬較久、亦聞所未聞、聽君一夕話、勝[illegible]十年書、此之謂矣、

晚間訪周瘦鵑氏於申報館、瘦鵑方在發稿、於是吾[illegible]入在會客室守候、室臨通衢、[illegible]未退、使人如灼膚、成汗淋不[illegible]及出館、[illegible]四人之背、彷彿蘇雨[illegible]相與一笑、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